

而光荣的任务。

清华自诞生就担负起了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伟大历史责任和使命。在百年风雨历程中,为祖国培养出了众多学术大师、兴国英才,近几十年,也为环保领域输送了众多人才。祝愿她继续以“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精神光辉照耀青年学子,求索征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做出更多的贡献。

这就是我作为从延安走进清华的知青校友和环保工作者在毕业四十年之际想说的话。

我们是清华大学首批“工农兵学员”

○张秀品(1974电机)

1966年,我刚读完初中课程准备参加中考,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师生停课闹革命,大鸣、大放、大批判,历经了两年多。1968年,响应



90年代,母校贺美英老师(右3)访问石家庄,与荆锡敏(50电机,左3)、张秀品(右2)等校友合影

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锻炼,我回到了老家当了一名农民,除了下地劳动,我还要参加各种会议,从事文化宣传等活动。18岁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入选村党支部委员,分工主抓青年民兵和妇女工作。正值年青、火力四射时期,干起工作来有使不完的劲,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群众的称赞。我先后出席了公社、县和地区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我的大哥在北京部队从军,小弟在南京部队从军,他们都是优秀军人,他们在部队的历练和成长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时时刻刻都做着当兵梦。1970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小弟的来信并附南京部队首长的一封信,让我见信后尽快赶到南京应招部队文工团员。当时,我感觉就像天上掉了个大馅饼,欣喜若狂。全家人也为我高兴,并支持我马上赶程。

第二天一早,我父亲就到县城为我买了去南京的火车票,我简单收拾行装去公社和领导通报了一声。从公社出来,由我姨妹骑自行车送我去乘汽车再到县城赶火车。可刚走了几里路,一名公社干部骑自

□ 值年园地

行车飞快地追赶我们,边走边喊我的名字。我停下来听他气喘嘘嘘地说:“县委领导和地区教育局领导,马上就到公社来找你谈话,让你到北京清华大学去上学!”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懵懵懂懂地掉头跟着回来了。在公社,县委领导和地区教育局领导跟我说,是我中学的老师推荐的我,认为我条件合适,县领导也研究通过了,今天来和我谈,听听我对上学的想法……他们还为我读了报纸上一篇文章《亿万工农兵的愿望实现了》。

到北京上清华大学,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去南京圆我的女兵梦,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该如何取舍呢?经过反复思量:我家已有哥、弟两人在部队习武保国,可几辈人还没一个习文的呢!于是,我勇敢地选择了上清华,参加了体检、政审。很快,入学通知下来了。我是全县上清华的唯一人。我荣幸,我光荣,因为我承担着全县几十万人的愿望!

1970年10月,我县领导由县教育局长带一队敲锣打鼓的学生,从县委大院一直送到火车站。我在石家庄下车后,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吴代表接我来到石家庄地区招待处。地区领导讲了话,鼓励、嘱咐一番后,又由地区教育局负责同志把我们全地区去清华的学员乘坐火车送到了北京清华大学。就这样,我一路沐浴着灿烂阳光,满怀着革命豪情,身负着家乡父老和各级领导的殷切期望,跨进了这座历史悠久,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

因为我没读过高中,文化基础差,尽管我上课用心听讲,下课后认真复习,但是面对每天的新课程、新内容,学通、弄懂还是很困难的。正在我为学习困难着急

时,一场意外发生了。1971年冬季体育课学滑冰,我穿着滑冰鞋摔了一跤,小腿骨折,住进了学校医院。多亏了有同学守护、照顾,但为了不耽误课程,我很快就要求出院了。

我们女生宿舍在五楼,没有电梯,上下楼很困难。电力系领导为了照顾我,专门腾出一套带卫生间的一楼房间做临时宿舍。任课老师们在上完班级大课后,会再抽时间来宿舍为我一人补课。当时我的腿伤还在养护期,需要拄拐站立活动。面对来为我补课的老师们,我由衷地感谢,想为他们斟一杯水以表谢意,但是都被老师拒绝了,他们说:“不必客气,等腿伤好了再斟吧。”

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和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高度责任心让我无比感动。辅导员周双喜老师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有利腿伤早日康复,他把自己的饭锅和煤油炉搬过来,方便我煮鸡蛋、热饭菜。伤筋动骨100天,后来我可以行走了,但宿舍到教室还有一段路,又是周双喜老师把自己的自行车给我骑。我终生难忘周双喜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不管白天或晚上自习时间,各学科的老师会定时到学生宿舍辅导,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我是享受特餐最多的一个。

在教师的鼓励和耐心教导下,在同学的无私帮助下,加上自己持之以恒地刻苦努力,我的学习不断进步,理解能力、接受知识能力提高了,听起课来也从容了,得到了老师较高的评价和赞扬。尤其是长达8个月的毕业设计,综合验证了学生几年来所学课本知识的掌握水平和接受课外新知识的能力。我们设计小组的老师和同学共有十几人,通过对课题所涉单位——

湖北省电力系统的电源、负荷用户的走访调查，搜集了详细的数据资料，经过精细的计算，然后到我们动态模拟试验室一丝不苟地反复试验，对该电力系统的薄弱、不稳定及存在的故障隐患，提出了可行、有效的改善措施。湖北省电力领导曾多次到我校、系表示感谢。他们说，应用了我们提供的改进措施，彻底解决了他们多年来解决不了的大难题，改变了他们长期以来为系统的不稳定而提心吊胆过日子的局面。

当省局领导和技术人员听完我的毕业论文汇报后，他们激动地说：“农村来的初中学生，三年学到这水平，真让我们吃惊，让我们佩服！”省局领导一再表示，希望把我们小组的同学都分配到该省电力

局工作。我们的毕业设计课题圆满完成，并获得了优秀成果，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各媒体、报刊、电视台、电影新闻还相继报道了我们设计小组的事迹，我们为“工农兵学员”添了一分光彩，心中十分欣慰。

毕业后，我回到了原籍河北辛集发电厂工作。一次到电影院看《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的新闻纪录片，其中竟然有我在湖北省给现场职工和技术人员做论文汇报的片段和特写镜头，有人大声说：这个“电影名星”就在咱县发电厂！

毕业整整40年了，感谢清华的老师和同学，让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知青，战胜了困难，完成了学业。我光荣、我骄傲，我是清华大学的首批“工农兵学员”！

我们班的那些事

○ 宋慰祖（1979级化工）

1979年9月，有这样一群青年学子走进清华园，来到了那个叫做化92的班级。这个班在清华1979级本科生中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班，全班39人来自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内蒙、吉林、山东、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广东、海南等16个省市自治区，占了全国一半的省市。在这一年入学的近2000名学生中，年龄最大和最小的都在这个班，年龄最大的侯峰是1959年出生的，而年龄最小的吴雄武是1965年出生的，上大学时还不到14岁。全班平均年龄16岁多，1963年以后出生的有

22人。化92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39人中只有3名女同学，北京同学也只有6名。这个班所在的系叫工程化学系，专业是核燃料后处理及湿法冶金（毕业时，改为化学与化学工程系应用化学专业）。我们专业还有一很特别的代号——250专业。

在这个平均年龄最小，来自五湖四海的班上，我担当了半年副班长，一年班长，三年半的团支部书记。我爱我的班集体，我爱我们班的每一位同学。

在共同生活、学习的五年里，男同学一直住在学生宿舍12号楼五层，而女生则住在5号楼，两座宿舍楼东西相邻，隔